



朱苏进  
文集

# 醉太平

朱苏进 著  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朱苏进  
文集

# 醉太平

朱苏进 著  
★  
大众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醉太平/朱苏进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80094 - 231 - 0

I. 醉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3507 号

**书 名:** 醉太平

**作 者:** 朱苏进

**责任编辑:** 杜廷广 吴 浩

**出版发行:**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**地 址:**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**印 刷:**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 本:** 630 × 900 1/32

**印 张:** 10.5

**字 数:** 254 千字

**版 次:**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**定 价:** 26.00 元

**注:**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## 微醺与隐痛

这篇文字如果不好看，赶紧翻过去，后面的好看。

我怕写前言，小东西最不好写。为了藏拙，经常写大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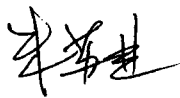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想选择写作。这是人的第三只手，偷来一点仙意，迸放被压抑的疯狂。写作舒服啊。

微醺与隐痛是两种杰出情境，犹如写作时的纸和笔。当年我把小说写完后经常丢了自己，找不着回到生活的路。

后来写剧本了，渐有些像怨妇。离了龙门，浓妆淡抹地过来，低眉垂眼中翘动无数心眼，内里还想招人注目。想想心疼。

写作者有个老根。无论写什么，根不动，只是花粉飘飞。飘到案上是诗草，飘到银屏是影视。好孬在于你的老根，与你写什么无关。

再看当年小说，有时自己也忍不住赞叹一下：我怎么能这么漂亮地犯病呐？真敢！



2009年9月6日于明故宫

# 醉太平

元稹 白居易 同撰

## 第一章 韵味

元稹 白居易 同撰



## 1

干部干事端着碗儿坐到夏谷身边，脸上的表情极像个来接头的地下党。他的目光研究着碗中的四喜丸子，低声对夏谷说：“哎，某同志马上要提拔了。”

夏谷惶惑地看他一眼，想追问，又怕显出轻薄来，便默然不语。

“简直！”干部干事气道。

这叫什么嘛，倒弄得自己像在献媚。本来就不该将如此要紧的消息告诉他本人的，不知怎地就露出来了，可见自己还是太善良啦。即使如此善良，人家还不信任，人家还将好事视作谣言，跟你老谋深算地从容着，反显出你太多情。干部干事摇头叹息：“老李我见多了见多了。人哪，一说到当官问题上就免不了作态！大头兵也罢，将军也罢，一样的无聊……”

夏谷涨红个脸，柔柔地检讨说：“小李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刚才我是给你吓趴下了。你想嘛，青天白日的，忽然闹鬼似的讲提拔，我还以为你小子戏弄我呐。其实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一向原则得要命。对此我嘴上有点损，心里还是敬佩的……”夏谷嗖地收口，埋头默默吃饭，等身后那闲人端着饭碗走开了，才含着半口饭道，“小李你不是要我吧？这种事千万不能开玩笑。哎，你是从哪儿听说的？是哪儿要提拔我？”

干部干事不语，任凭夏谷追问，半晌，才淡淡笑着：“麻烦

你沉住气好不好？”

一旦叫他沉住气，夏谷反而越发显示出焦急，他以为急出个样来才能讨小李欢喜：“您老人家就别逼咱们了，快给个底，给个底呀。别开玩笑。”

“嘿，叫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在开玩笑。凭什么我就不能开个混账玩笑，就因为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就不许开个玩笑了吗？你们这种人，表面上尊敬我，实际上拿我当克格勃。我算想透了，克格勃就克格勃吧，克格勃也是党内一项分工。你能咬掉克格勃的鸟去？”

“哎呀呀，首长息怒。夜里我把党办那台大彩电偷你家去。要不，你不是有点肾衰竭吗？把我的肾移植一个去！还不够吗……那好，眼球要不要？睪丸缺不缺？凡是我身上有一对的，你都可以割一个去。我豁出废掉自己，让你永远健康还不行吗？”

干部干事用筷子点着夏谷：“你小夏，别跟我油！其实你内心深处不是个油嘴滑舌的人。几个老机关油甩甩的，我还可以理解。你要油甩甩的，我看着就十分可笑。就好像，”干部干事咽下一块肉，“就好像人为了和猴子打成一片，就去模仿猴子！”

夏谷伤感地低下头去。叫人这一骂，他觉得又痛苦又舒服，人家骂得透彻，很少被人这么透彻骂了。所以，骂上一顿反而有点甜滋滋的感受：“小李哟，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深刻。实话说吧，自从你进了干部部门以后，我就躲你远远的了。每次想和你聊聊，又想，何必朝油锅上贴呐？也就算了。刚才你说人模仿猴子，真是入木三分。不，简直他妈的入骨三分！我这一向，闷得厉害。瞧外头，什么草包窝囊废都比我活得自在。孙自强——我手下一个班副，居然进了团的班子，中校；刘亦逊——当新兵时穷得偷我钱，一退伍成了大老板，昨天接到这小子的信，又离婚了，光赡养费就摔给那女的八十万。我想这小子就是为了叫我大

吃一惊才写信告诉我的。他们凭什么牛皮？还不就凭着那一套下贱功夫呗，我想我穷也该穷得潇洒点，上不去咱们就做出不想上的样子。唉，不是潇洒人硬充潇洒劲头，结果，油了！这大概是属于穷追猛打精神时髦，叫你明眼人见了好笑是不？潇洒和‘油’，像得不行。我想我是他妈的欠骂。你要不是好朋友，还懒得骂我呐。”

干部干事默默点头，思索夏谷话中苦楚，颇受感动的样儿。有一阵子，两人都不说话，旁边人看了以为他们闹别扭呢，其实正是两人最亲密的时候。只不过，由于好久没那么亲密了，一不当心亲密起来，反而发涩。

夏谷瞟一眼小李，知道自己成功了。

李干事沉默好一会儿，开始一句句沉吟着说话。他这种说话方式，也显得十分沉重有力：全然文件式的，从话中都能听出标点符号，句句都是主题，一个字也掐不掉。

“军区政治部下来个处长，姓季，看上去有40多岁了，但我估计最多30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那种年龄感是贴上去的，是责任和权力使他变老成了。一聊，果然，和我同年兵。我和陈副主任专门接待他的。光是陪他走一走，我们就动用了三个工作日，他看现场看得特别细。现在，季处长正住小招待所。你别看他只是个处长，听说在军区政治部备受领导信任，是智囊一类的人物。呃，就像我在师里的地位。此次他来，明着是调查基层，实际上是挑选干部——第三梯队，送高级指挥学院深造一年，然后提拔起来全军区分配。你小夏，年龄、职务、军龄、表现……方方面面都合适，我跟陈副主任说了，力保你入学。在咱们这个减编师里，场面太小，待什么待，再待下去，还不把人搁馊掉啦。你去，天高任鸟飞，上！”

夏谷略微有点失望：“入学，可不等于提拔。”

“的确。有时候哇，要处理走的干部才叫他入学呢。但这次不一样。”

“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一、推荐的干部要经军区干部部审查，以往有过吗？二、一旦入学，三大关系立刻迁走，从此在编制上就算军区干部表上的人了，以往有那么干脆吗？三、此次入学干部，均报总政备案，第三梯队嘛。以往有这个规格吗？懂了吧。”

“懂了，我愿意去。我并不指望他们提拔我，我只期望毕业以后能留在大军区工作。”

“我了解你，你呀，总把环境的提拔看得比人的提拔还要重要。”

“不错，我重视环境。因为，我个人质量够了！就缺环境。”

“妈的，”李干事赞叹，“就算你连环境也没有，只守着这么大的自信，到头来也什么都会有的。你小子的自信心啊，看了叫人替你害怕。”

“精神原子弹嘛。”夏谷笑笑，“我手里招半个露半个——就比一整个还多。”

“狼子野心！下回整党有内容了。”

“哎，小李子，既然入学这么好，你怎么就不去呀？”夏谷关切地道，“你的年龄、军龄、职务诸条件样样比我优越，你干吗不自荐一下？”

“看看看！……五分钟不到，又不信任我了不是。人哪，”李干事费劲地咽下一口饭，从腹内挤出词来，“良心只有一颗，而疑心往往有三四颗。”

“常规嘛，要不人哪有这么累？还往往累及他人。哎呀小李，这些话你别朝深处想，想多了没意思，只会害了你自个。刚才那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哩。别绕，绕也绕不过去。是你告诉我答案

还是我自己猜？”

“自己猜。”

“猜错了赔你两包烟。”

“猜对了我出一条！”

“小李啊，我要是猜对了，只有一个条件。”夏谷微笑着看他。

“别张牙舞爪的，有话只管说。”

“在下若是不幸猜对了，只希望你承认我猜对。”夏谷这话的意思是，“我还不了解你小子吗？你嘛，经常是别人说对了，你也死不认账。”

李干事脸色难看了一刹那，随即越发从容，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“我猜啊，真要被提拔的人，不是别个，就是你自己。你看你今天有多快活，你小子心里要没鬼，敢这么快活吗？”

李干事用筷子直点夏谷，灿烂地笑着：“污蔑，污蔑。”已然是一副认罪的表情。

“诈出来了不是？”夏谷没有任何快活，只慢慢地朝口里扒饭。至于小李将提拔到何处任何职，他什么也不问，给小李一个机会，让他自己交代。假如小李什么都不肯说的话，夏谷不会逼他。他俩仍会亲切地，甚至俏皮地分手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但是，以后他们之间便只剩俏皮，各式各样的俏皮，却再不会有什么信任了。

李干事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正式通知你一下，今天下午3点钟，你要去见季处长。我想，你该有个准备。你今后的前途，恐怕就在那儿决定了。”

“我的天！听起来真怕人，我担心我受不了那考验。你给点建议吧。”

“唉……你呀，卖嘴皮子行，关键时刻就阳痿。就我对季处

长的观察来看，你记着：第一，见了他别和他握手，敬礼就行了，他好像不愿意和人握手；第二，别给他递烟倒茶的，虽然他是抽烟的人，但是不喜欢别人给他敬烟。我给他敬过两次烟，他虽然接下了，但是放在边上不抽，只抽自己的。”

“有特点，我喜欢这种性格的人。一句话，这种人你永远跟他亲切不起来。”

“第三点你知道的，和我们管干部的人说话，最好少开口。问你什么就说什么，没问你的事，你就别卖弄聪明。言语越简明越好，这是常规。”

“这个我懂。我在这上面跌过不止一次跟头。”夏谷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目光。现在，他有点后悔，刚才不该对小李那么尖刻，小李到底是朋友。

后来，夏谷又反复想过这个问题：这人和那人都不缺真诚的时候，缺的就是，谁先把真诚亮出来。唉，出示真诚需要点胆子，真诚可不是你想掏就掏得出来的东西。真正真诚的人，并不需要费心保持真诚，真诚在于他完全是种习惯。大多数人还没这个习惯，大多数人是你掏多少我也掏多少，就跟掏票子一样。生怕掏多了吃亏，甚至不安全。比如自己。

李干事眼望四周，轻轻地说：“这儿乱，不好讲什么。吃过饭，到我家喝茶去吧。”

夏谷悲壮地呼应着：“喝！不喝白不喝。”

## 2

下午上班的钟点过了许久，夏谷才从李干事宿舍出来。

他们痛聊了整一个中午，因激动，人都少许精瘦了点，又因这精瘦而通身发亮。夏谷步履轻快地朝师部小招待所走去，觑见

大军区的季处长。他知道，这次会见对自己十分关键，因为它断然是化装成见面的考察。假如自己不能让季处长满意，那么自己今后大块人生就荒在这儿了，甚至连这种性质的觐见也不会有了。他觉得好笑：如此重要的考察，通知上只说叫他去“随便谈谈”，用词轻淡得不行。这里头透着居高临下者的做作，透着老谋深算般的成熟，透着不凡的气度。夏谷决定，预先不作任何准备，以免把自己框住了，到时候全看临场发挥。日后前途远大且复杂着哪，你无法事事准备定了才干，全靠素质。比什么都不如比素质管用。今天偏就了无牵挂地上场去，以自己的素质与季处长一赌前程。

小李子终于说出实话，他很快要被提拔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军区的季处长看中他了，要把他调到军区某部当干事。季处长话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意思绝对错不了。依照惯例，季处长不过是个处长，处长嘛，讲细点是部长候选人，讲粗点不过是个大干事，手中没有半分人事大权，那权全归部长把守。可是，季处长绝非一般的处长，处长在于他只是个过渡。他的言语方式中已经提前透出部长味了。小李判断，季处长当部长必然是近期的事，他正预先为“自己的部”选拔人才呢。小李说：“也就是今年明年吧，咱俩争取都到大军区去工作！那儿要是再没发展，咱们就不发展了，转业。总之，走到高处再看路子，反正绝不屈在这儿。而剩下的这几天里，你要把它作为最后的日子来过，再难过也没多少了，珍惜着吧。”

听小李那意思，好像他已经是军区干部，并决定将夏谷也调到自己身边去。夏谷想：“他不过是自己多出来的快活，朝我身上抹一点罢了。”

师部招待所有一幢大楼一幢小楼。大楼前头只站着两株半死的小柏树，而小楼前头不仅站着两行罗汉松，还站着一个荷枪实

弹的卫兵。常规是：小干部来住大楼，大干部来住小楼。季处长官不大，但规格高哇。所以夏谷径直朝小楼走去，对哨兵回个礼，径直上楼。顶头有个套间，军区来人，都在那儿下榻。夏谷很怕碰着闲人，尤其是别碰到师里的干事参谋，他们嘴太碎。此外，他也很讨厌自己这种“怕碰到人”的心理，腹腔子里窝了块火炭似的。走路都不舍得走出声音来。

走到套间门口，夏谷听见里头轰隆一响，是抽水马桶。他站住脚，这时进屋绝对不合适。马上，他又意识到站在门边上也不合适。万一叫人看见了，会以为他想见某领导又不敢进门，怯场。于是他抽身朝楼梯走，爽快地下楼了。这样，再叫人看见，只能以为他已办完了事正赶着回去。到了楼下，他在拐角旮旯处略站一站，再重新沿楼梯上来。回到套间门口，正欲敲门，又听见盥洗室里水龙头哗哗响，夹杂着很有气魄的啐痰声。估计季处长还没有方便完，他转身又下楼了，又在旮旯处缩着。第三次上楼时，他恨恨地想：要是他还没有揩完屁股，老子就再不上这鬼地方来了，情愿在山沟里干一辈子！“妈的，一辈子也不见得有这么楼梯口这么长吧。”

夏谷走到套间门口，凝神一听，里头正洗淋浴呢。他心中怒喊：“去他妈的蛋！我走人……”但是，他非但没掉头，反而下意识地伸手抓住门把，嘭地推开套间的门，居然昂首挺胸闯进去了。他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搞的。一霎时感到，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决定了。

“季处长在吗？”夏谷发现自己声音十分镇静。

“哦哦，哪位呀？……我一会儿就好……稍等。”

盥洗室里的声音倒有点惶然，起码夏谷觉得是这样。他暗中长吁一口气，在沙发上松松地坐下。“不忙，处长您慢慢来，我等着。”

季处长从盥洗室里出来，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脖子。夏谷从容地站起身，敬礼，报告自己姓名。季处长亲热地把他按回沙发里，给他泡茶递烟……多大了？什么地方人？做过些什么工作？有学历吗？对当前形势怎么重？军委文件学过没有？……都是些常规问题。不过这些问题从季处长口里出来，就显得那么的新鲜，精妙，丝毫不枯燥。夏谷在回答着这些问题时，仿佛自己也被这些问题更新了，从心里往外舒服出来。他暗想，大机关的人，就是有水平，不承认不行。

散淡地聊了几句，双方都知道是过渡。也就是说：这种谈话意味着还没有正式开始谈话。

“哦，‘天然’是你的笔名？”季处长侧首盯着夏谷，目光一下子锐利了。“你就是‘天然’？等一下，上个月我在军报看到一篇文章，讲个人英雄素质问题的，署名天然，是你吧。文章写得不错，观点很有力，篇幅也不小，议论文章在军报可是不容易发的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写作班子，想不到是你一个人。你有点很特别的才气。当然，要不是军委文件把这一条放开了，你有才气也没有用。才气离不开机遇。”

“是的，叫我碰上了。那天，主任说文章发出来了，我还不相信。”

“对了，我恍惚记得，几年前，有人谈过这个问题，文章发表在军区小报上，批这种英雄主义观点，批得也透彻有力，给我印象很深。题目怪有味道的，叫个叫个……”

“是不是《大英雄和小英雄的界限在哪里》？”夏谷问。

“对了，主题是界限。捅得很深！看来有所指，不知道是何人手笔。”

夏谷脸红了，轻声说：“也是我写的。”

“哦，”季处长久久地看他，“肯定与否定都叫你一个人说了，

左派和右派都叫你一个人当了，雄辩和诡辩都叫你一个人占上了……你怎么看待这问题？批判一个东西时批得精彩，赞扬同一个东西时也同样精彩。你有自己的思想原则性吗？”

“写那篇文章时，我还年轻，还在部队当战士。想出名，想提干。”夏谷噤着嘴。

“不止这些。”季处长站起身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

“当时团里有规定，上一个头版要闻，记一个三等功。我就使劲抠观点，力求有所震动。”夏谷竭力说得朴实些。

“三等功记上了吗？”

“记上了。”

“最近这篇呢，也是为了记功？”

“这篇是我想写的，是我的真实想法。我对这篇文章负责。”

夏谷忐忑不安地看季处长。他踱了足有十几个来回，沉重的思索已铺满了这屋子，使夏谷感到窒息。终于，季处长停住脚，却不看夏谷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夏谷同志，我看你不需要进什么学院了。你的才华够了！非常实用，谋生谋职都不愁的。”

完蛋啦，夏谷暗想。他尽量不露出沮丧神情，静静地坐着，听季处长谈一些读书学习之类的空话。直到季处长伸手向他送客，他才站起身来。季处长已经恢复了最初那种笑容，陪着他出门，竟然送他到楼下。

这是怜悯，夏谷看出来了。他显示出不需要怜悯的样子，矜持有礼地告别。回到单身宿舍，他反复回想经过。一幕幕再经受过，肯定自己不能做得更好了。于是，他死心了。唯一可供宽慰的是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所得的结果也都是说实话的结果。

晚上，夏谷告诉李干事：“他们不要我了，学院事告吹。”他将经过复述一遍。李干事听罢道：“其实，情况我都知道了。我只是想听一听，你说的跟季处长说的一样不一样。唔，大体上还

是一样的，你没有隐瞒什么。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？”李干事斜着脸儿训道，“对待这种类型的谈话，永远只回答对方问到的问题，没问的事一概不要多嘴。你呀，肯定炫耀自己了！炫耀不一定在语言上，神态举止方面有没有忘形呀？”

夏谷承认当时是有点那该死的意思，没招住自个。

“这下叫我怎办，你毁了，我们还得找一个来顶替你。大家都想去，而你是最没争议的人选，剩下的都有争议。这下苦了我啦，已经不是叫谁去不叫谁去的问题了，而是如何安抚一大片，是一个面上问题了。”

夏谷暗叹：瞧，人家这苦恼多棒！苦恼到这分儿上，才不愧是苦恼。

“你这人，重才轻德，对形势很敏感，善于捕捉机遇，有两套笔墨。说好听点，是聪明过人，说难听点，是投机取巧。暂时用用很好用，但是早晚要跌大跟头，累及旁人。”

“是季处长的话吧？”

李干事不讲这是谁的话，只顾自己叹息连连。叹罢，掉头便走。走出几步，又想起什么事似的，回过身补充——拍拍夏谷肩：“算啦算啦……哎，叫你算了你就算了呗！天下哪里不容人？在哪儿干都是干，你给我想开点。”沉痛地走开。即使从背影上，也可以看出他还在叹息。

大半个月以后，军区给师里下了一道使人震惊的调令：任命夏谷为军区某部副营职干事。并电催其迅速上任报到。而李干事调动的事荒掉了，师里的人学名额也给取消了。

夏谷所要去的处，正是季处长所在的处。他很想向小李子解释一下自己的茫然，还有：无辜。但李干事根本不屑理他。周围人也十分同情被伤害的小李子，对夏谷则集体保持一种世故的笑容，仿佛很理解他，又原谅了他。